

延
安
歸
來

目次

一、延安歸來答客問·····	(一)
二、延安五日記·····	(一一)
三、時·····	(三七)
(一)自重慶之飛延安·····	(三七)
(二)延安去·····	(三八)

延安歸來答客問

這回，我精神暢旺、體格強健、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五位先生離重慶到延安，從七月一日至五日，往返共五天。問來以後，各方面朋友紛紛問我延安的情形，這樣，那樣，說了一遍，又是一遍，著實應接不暇，怎樣辦呢？且把各位所發問題，用一番整理工夫，每問題作一個答案，一個個寫在下邊，用書面來替代口頭，也許可以省却些諸位發問的麻煩吧！如要知道我們整個的行程，還有一篇延安五日記。那寫得比較詳細些，諸位儘可參考。

一、問你們延安一行，究竟是怎樣的動機？

答：我們六個人雖都在參政會，有相同的主張，但有各不相同的立場。郭先生是國民黨老黨員。左、章兩先生各有他們所代表的黨。我和冷先生、傅先生都沒有黨，但傅先生是以學者的身分，而我和中間團體先生，還有些民主同盟的關係，可是立場雖有小異，主張却是大同。

我向來這樣主張，抗敵要必勝，建國要必成，先須完成三大合作：就是政府與民衆合作，中央與地方合作，國民黨與各黨各派合作。我呢，願竭盡一切力量來協助它。這是我抗戰以來基本的三貫的主張，在這上邊當然我是願意賣力的。

五五憲草，在憲政實施協進會裏，研討了不少次數，末了一次，我起立發言：這分憲草有值得極端重視的一點，就是必須在全國和諧一致的空氣中產生，否則萬一釀成糾紛，反爲憲政施行的障礙。褚輔成先生立即起言，我的主張也是這樣。隔幾天，褚先生招我和冷、左、章、傅諸先生王雲五先生等，提商這問題的進行方法，這是五月廿五日的事。

六月二日用褚輔成、黃炎培、冷道、王雲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七個名字公電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兩先生，大意是說：團結問題的政治解決，爲全國國人所渴望。某等鑒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勢，惟有從速恢復商談，促成團結，盼復。同月廿二日，接到延安復電表示，如果當局願意，是樂於商談的。並歡迎我們到延安去。同時表示他們不參加本屆參政會。

接下來我們七人作數度深切的研究，我們發電的意思，祇願促成國共商談，希望造出和諧空氣來。我們自己並沒有預備提出什麼主張。但現在延安要我們去，我們倒需要考慮一下。

我們數度會商的結果，一致認定雙方商談的門，是沒有關閉的。蔣主席三月一日演詞，和毛先生論聯合政府文，都說得明明白白的。但從三月初延安表示中止商談以後，如果在商談沒有恢復之，國民大會問題，儘管一步步進行，那末，國民大會可能被人認爲某方面的國民大會，所通過的憲法，可能被人認爲某方面的憲法，那就僵了。若一面儘管進行國民大會問題，恐於商談的進行上，也將受到影響。因此，我們七個人一致主張兩點：一、要從速恢復商談。二、把國民大會問題的進行展緩些。

主張既定，共同去見蔣主席。主席很希望我們延安去一趟。並在我們充分說明一致的主張之後，以偉大的、懇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復我們：國家的事情，祇須於國家有益，都可以商談的。我們聽到了，就決定去延安。但是到臨走那天，王雲五先生病了，結果祇有六個人去。

二、問你們六個人去延安，用什麼名義呢？

答：我們是用個人名義。雖都是參政員，但並沒有受參政會公推。冷傳爾先生在去年參政會裏，曾被推為延安視察團五人中之二人，但他們兩位並不用視察團團員的名義。更不管有黨無黨，我們是自由的，自動的。不受任何方面的委託，所以不受任何約束，我們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老，我們也是國民，我們是有主張的。我們去延安，我們先認清自己的身分是這樣的。

三、問你們究竟對於大局是怎樣的看法？

答：內戰是絕對不應該，也是絕對不可能。這不是誰能打，誰不能打的問題，而是國內和國際情勢上所絕對不允許的事。這是從消極方面說。積極方面，在全世界高唱和平與民主聲中，無論國與國間，民族與民族間，乃至一國之內，任何單位與單位間，凡是兩個以上，都在由聯系而合作而團結。波蘭問題，算是一個優局的了，到底圓滿解決。印度希姆拉會議的破裂，輿論都不滿意於回教代表的固執，世界思潮的新傾向，不是已經顯明了麼？這是我們一致的看法，而況國共問題，雙方商談之門，本沒有關閉呢！

四、問你們到延安一般的觀感怎樣？先請說說延安的風光好麼？

答：我們是坐飛機去的。一下飛機場，首先使我們注目的，是左右兩行山脈，高高低下的峯壁上，鑿着無數圓形而平底的密洞，這都是老百姓的家，延安是經過幾次日寇的大轟炸，最近從瓦礫堆上，建築起房屋來，成為疏疏落落的街道，當然說不到繁榮，但在新市場區域，把車慶來比，彷彿信義街棉花街一帶，中間不斷地是新建的房屋。商店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合作社，重類於合作社的組織。中間不少數量的商品，是公務員家庭所製造出來的，所種植出來的。警察是沒有見過，遊民他們叫做「二流子」也絕對沒有的。標語很少，或者竟可以說沒有，有的是街上宣傳小品。我提出一兩點比較瑣碎而可以做描寫延安風光的助力的，書店門外揭示着的廣告，出售書翰和文具，在黑板上每一種用粉筆畫一個圖，標明價目，民衆都在圍觀。還會到理髮店裏去訪談，每一次理髮流通券七十元。理髮用凳的靠背，窄窄的木板一塊，板向後方，人斜臥在上邊，理髮，將木板豎直，回復原狀，這個制度倒比一般流行的理髮椅來得簡單而省費。這邊一般的木器，都是製造得非常堅緻的。

忽然看見一個招牌，是「韜奮書店」，使我頓時憶念到長眠地下的老同事鄒韜奮先生，發生無限的哀感。

延安城靠着一條延水，河身很闊，但水極淺，一般人涉水時，水不過膝，我們是坐着汽車過河的。問他們才知道到發水時，流量和流速大得了不得，在平時老是這樣的。

延安到處總是一條水，水邊一條路，路兩旁是人家，水兩旁是高山，彷彿一式的。

黨政軍三個中心區域，我們都到過，房屋高高低低都在山坡上下，和民間的建築，沒有多大差別，但各有一個大會堂，大會堂的規模當然不能比重慶中華路的青年館，但也還有中一路抗建堂模樣，實在超出我們想像的。

我不再說下去了。請讀我的延安五日記吧！

五、再請說說延安的人物：

答：說到人物：我願意先談談延安的民衆，現在延安有五萬人口，其中三萬多是公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等等，這種人員，不論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學生短裝短髮，都代表十足的朝氣。當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潔，衣料是藍或白的土布。絕對沒有種種污穢的流浪者。女子皆天足。此等土人，是代表樸實和體格的健全，却從沒有發見過紳士式的男子，和塗脂抹粉灑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裝束的女子。

至於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德先生一覽而知爲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着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真是出於意外。

我們來去統共只五天，在延安三天，每天總有半天，忙的是正式談話。所有觀風問俗的工夫，用得太多，這也是無可如何的。

六、問延安的政治作風究竟怎樣？

答：我們在延安，倒自由自在的。要到那裏，看那人，都絕對自由。你不需要帶路，你就自己去。可惜我們時間實在太短。沒有能出延安，到四鄉去走動，就在延安，看到的地方，也實在太少。就所看到的，只覺得一切設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絕對不唱高調，求理論上好聽好看。舉幾個例，他們知道貧農的要求，不一定在自有其田，祇在乎有田可耕，而減輕租額，於是變分田政策爲減租保租。他們知道貧民要求有錢可借，而減輕利率，於是不禁止債主放債，但嚴定減息保息。有人將懷疑中國共產黨在開倒車，然毛先生說：那些都是黨八股，萬要不得。他們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貧而且病。現在都市設醫院，施醫給藥，是不夠的。於是組織醫療隊，巡迴四鄉，醫和藥是送上門的。他們常常抓住了一個人或一個地方辦出優良成績的，來一個擴大運動。離開延安二三十里吳家棗園吳滿有有耕地辦事成績好，贈他一個勞動英雄徽號，各地舉行大規模吳滿有運動。毛先生說：我們要打倒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要向老百姓學習。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知識分子多一點。讀了馬克思主義，沒有能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理論，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看不見中國，祇看見書架上的革命文獻，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還是少一點好。他主張有些書本知識的人，快回到實際工作裏去。這都是中共三年來的新方針，至於執行的比較徹底，不馬虎，在延安幾天裏，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

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

七、問你們和延安諸位領袖正式談話的經過怎樣呢？

答：我們和毛先生等談話，在三個半天中間合起來，倒有十來個鐘點。第一天我們敘述來意，和充分說出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說到雙方商談之門，並沒有關閉，毛先生很表同意，還接着說，祇爲了門外有一塊絆脚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第二天彼此交換意見，幾乎每一問題都充分討論到，時間也佔得最長。第三天談出結論來了。對我們所主張的兩點，表示完全相同。而另外提出些他們的意見，總之這三天的談話，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懇切，不當做「辦交涉」，而是親親切切地談心。因爲大家對於大局有相同的看法，這基本觀念是一致的。

八、問你們回來怎麼辦呢？

答：我們歸來以後，六個人共同去見蔣主席，很坦白地據實報告，接下來就忙著參政會開大會了。

九、問這次參政會，你們的態度怎樣？國民大會問題的結果是怎樣？

答：我們商定依各人的地位和環境，用不盡相同的方法，希望完成我們共同的貢獻。有人關心到中共不參加參政會一點，我們對這點在延安並未提及。我們認爲如果從商談而獲得團結，根本上得到解決，枝葉自不成問題的。

這次參政會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經過，倒是值得一述的。七月七日開幕的那天，蔣主席演詞中

有這樣的一段話：

……本年五月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之決議，至於與大會有關各問題，在未聽取貴會諸君之意見以前，政府將不作任何決定。因為國民大會的召集，既在結束訓政，還政於民，則大會日期，自應由國民黨來負責決定。至於與國民大會的召集有關的各種問題，在現況之下，雖不易得到理想的解決，但各方如能虛懷討論，政府自將虛心接納，當亦不難覺得相當滿意的方案。……政府對於與國民大會召集有關的問題，擬不提出任何具體的方案，可使諸君得以充分的討論……所要求於各位的，在排除一切黨派的成見，純然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提供合理的主張。

對討論這問題那天，同人對這問題的提案有二十四件，登臺發言的有三十六人，所有各人態度，確不愧為自由和充分，我和冷先生通、江先生恆源，有如下之書面聲明：

炎培、通、恆源對於國民大會問題，素抱一種主張，以為此事誠發於國民黨結束訓政還政於民之善意，其惟一先決條件，即必須在全國和諧之空氣中進行，則一切問題，庶可迎刃而解。蓋國民大會實在制定憲法，樹立中華民國百年大計，如各方主張，尤其是有組織者之意見，尚未融通，而遽欲倉卒召集，倉卒制定，則其後患將不堪設想。欲完統一，而適召糾紛，以善意而獲惡果，以百年大計而演成百年大害，在此存亡生死千鈞一髮之間，實私心所深憂大懼，而不敢苟同時論，偷取一日之安者也。何以造成全國和諧空氣，則以為黨策羣力，凡在國民，皆當

有以自效。……今本會將討論國民大會專題，在同會諸君子自可各抒所見，而論國家利害關係，則一出一入，何去何從，諸君子皆爲國謀，必能審慎抉擇，舍小己而取大公，抑憾情而伸理智，民國前途，將決於諸君子之一念。……

到審查會那天，又經過一番詳盡的討論，結果製成一份審查報告。

這分報告，提出大會之結果，以起立贊成一百八十七人對出席一百九十六人之絕大多數通過。此項審查報告，其文如下：

本審查會關於國民大會之提案，二十四件，經鄭重研討，僉認爲政府召集國民大會以實踐還政於民之意願，全國人民，咸深欣佩。本會同人對於國民大會問題，提意見，彼此雖不無出入，然憲政之必須從速實現，憲政籌備工作之必須加速推進，國民大會之必須具有完滿代表性，全國統一團結之必須繼續求其實現，則爲本會同人一致之期望。爰本斯旨，謹請大會作次列四項之決議：關於國民大會之日期，本會同人意見未盡一致，本會茲不提出具體建議，由政府斟酌情形決定。

二、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問題，請政府參照本會各參政員提案，斟酌法律與事實，爰定辦法，務使國民大會具有極完滿之代表性。

三、憲法制定時，應即予實施，俾政府還政於民之旨，早獲實現。

四。國民大會召集前，請政府從速採取次列各種措施：

(一)繼續採取可能之政治步驟及協調之精神，求取全國之統一團結，本會同人並盼中央方面亦深體統一團結之重要，使政府今後所採取之政治步驟獲得其預期之效果。

(二)保障人民身體言論出版及集會結社之合法自由。

(三)對於各政治黨派依法予以承認。

(四)依限完成後方各省各級民選機關之設置，以樹立地方自治之基礎。

(本會同人原有各提案及本審查會各審查委員所提之意見，連同本決議案併送政府。)
這是本屆參政會國民大會問題之結果。

中、問你推測這件事的前途怎樣？

答：事實的經過，已詳盡報告如上文了。至於前途怎樣，我不想輕率地加以推測。祇認定兩點：(一)這一問題的利害，已經明明白白，更沒有懷疑餘地的了。(二)我人服務，有利於國，成敗應非所計。

延安五日記

日記，我是從辛亥革命那年寫起的。但這五天的日記，含有特殊意義，從延安回來，問我延安情形太多了。我無法一口頭報告，在友誼上又不能不報告，發於良心的驅使，而有還回的奔走，我們的態度，是絕對坦白的。爲了國事，在公議上更不能不報告，特把日記來發表。

我的日記，是句句老實話，如果有人以爲太這個了，也許有人以爲太那個了，「見仁見智」，對於諸君，祇有報之一笑。

延安的一行，發動於六月一日，我們七個人——我與褚輔成（慧僧），冷遘（禦秋），王雲五，傅斯年（孟真），左舜生，章伯鈞，公電延安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表示希望國民黨與共產黨從速恢復商談，促成團結。因爲國共雙方在二月以前，本在商談，後來才停頓的。延安覆電希望我們前去，經各方接洽的結果，決定一行。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一日（晴）

前兩天才決定今晨飛延安，內子維鈞用她周密而親切的心思，準備簡單而必要的行李，裝成一皮包

，隨身帶着，晨七時，離開了重慶張家花園寓樓，楊衛玉、賈佛如、許荷八、尙丁等送到觀音岩，握手告別，維鈞陪我上小汽車，在這時候，二齡女當當大哭，一齡的丁丁呆着，什麼都不懂。

小汽車到九龍坡機場，得王雲五信，昨夜忽感寒熱，體溫高到一零三度，醫生力阻出門，結果我和荻、冷、傅、左、章、六人同行，臨上機，先練習降落傘使用法，說萬一遇到敵機，這件東西是必需的。

九時三十五分起飛，自和維鈞結婚，將滿三年，還回還是第一次分別，因維鈞的富於情感，一時無法抑制，使我大感動。

機從晴明的天空中北行，白雲朵朵，現出蕭閒的姿態，好像絕不了解世界正在打仗，我們正在忙碌着。嘉陵江一灣一曲，自北而南下，我們的機，迎着它直線前進，過了一個半鐘頭，飛機忽然升高到八千五百公尺，秦嶺山脈來了。我在八年以前，從上海飛西安，轉飛綏遠勞軍，曾過秦嶺，這條山脈最高的太白頂比華山峨嵋山都高。但在飛機裏俯視，只見傾斜着的青綠而滿布着林木的大山坡。在白雲掩護中間一幅一幅在倒退。秦嶺以北又一片青綠的是平原，我舊遊的西安，在馬不停蹄的飛行中過去了。

從重慶到延安，空程四百五十英里，飛機每小時行一百二十英里。

陝北一片蒼雜的山嶺，一條延水自西北而東南，流入黃河，經過延安的一段，兩道山脈隔着，兩岸背着山脚的，是延安的城市。

飛機選定了兩山中間一條最適宜的空中路徑，從遠處直線飛下，一落地，歡迎者成羣而來了。

毛澤東、朱德、林祖涵、吳玉章、周恩來、鄧穎超、秦邦憲、張聞天、林彪、葉劍英、徐特立、李富春、楊尚昆、謝覺哉等等。

從機場周圍一看，好像四面皆山，山壁上鑿下無數的洞，洞的外形，上邊一箇半圓，下邊是一畫，無數無數箇排列着，好像擴大的龍門佛像，却全是老百姓的家屋，我曾經游過晉北，住過這種窑洞，但沒有這邊規模的大。今年陝北苦旱，延安一帶，恰在我們到着以前三星期內下過兩次雨。

我們坐着十人座位的汽車，搖搖蕩蕩沿着山脚而行，這裏是膺施縣城，在延安舊府城之北。到了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進客堂，賓主圍座，主人比來賓約多三倍，在歡洽的空氣中，新舊朋友分別雜談。進會堂午餐，這堂有講台，很像重慶白沙沱中華職業學校的禮堂，這不是說中華職業學校建築宏偉跟中共禮堂一般，也不是說中共規模簡陋和一個私立的苦學校一樣，事實確是這樣。只是這禮堂的樑和柱要比中華職校的禮堂粗得多。這裏有一點遺憾，這遺憾兩字，用得特別準確。是遺傳下來的憾事，就是山上很少林木，不是天沒在生，是在中共到這裏以前，給某種軍隊砍光的了。我曾經遊過岷江上游，光禿的叢山，那種慘象，寫入我的「岷源一曲」。這裏山頂，帶青綠色，還算好哩。

餐後，仍乘車行，渡過淺淺的延水，我們南方人讀「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澹洧」，車子怎能渡水呢？是不能了解的，那年到曲阜，坐着車渡汾水，才恍然大悟。我們是客，坐着水陸兩用的車，還有許多人，寒裳涉水而過。

過了延水，穿過了小小的延安城，眼簾前忽然閃過一塊牌子，「韜奮書店」。

出延安城南門，到着陝甘甯邊區政府招待所，地名瓦窖灣，每人一間臥房，凡是你所想到需要的，都替你預備着。

小睡後，借慧僧，禦秋出門，沒有告訴別人，很自由自在地散步新市場。

排列着好幾家大規模的北方式的商店，叫「過儼行」，是一個大院落，養着不少驢馬，問過他們，知道是代客運貨，運到的貨，也代客買賣。慧僧問他們這些什麼東西，說一部分運進棉花。問棉花的價格，說每担流通券五萬多元，就是法幣十三萬多元。

這裏向來通用的邊幣，須七元換法幣一元，現在發行一種流通券，仿關金券，（流通券一元抵邊幣二十元），現在法幣二元六角，換流通券一元。

這裏婦女的裝飾分兩種，一種是短髮制服，大都是公務員，又一種是從鄉村來的，穿着窄而長袖的大襟的白布短衣，小而圓的袴脚，不穿裙，天足，梳着扁形的圓髻，髻上插上十來個白銀的針，中心一針較大，周圍較小，眉目有些特別，鼻樑是平而長的，兩目和兩眉，各成一字形的直線，顯出一種天鵝的秀美。我所看到的鄉村裝飾的婦女是一律的。一個這樣裝飾的少婦，在驢夫扶助下，跨上驢背，盤着二腳平置驢背上，一個六七歲的男孩，跨在彷彿是他的母親的背後坐着，他們騎驢的技術，這樣老練，真使我慚愧。

一家是聯合木器廠，去訪談了，他們說是若干木器製造的工人，合組起來的。這裏的木器不壞，是工作很道地的舊式木匠，用當地的材料，做成新式的木器。刨得很光，拼得很緊密，角和邊緣，都把稜

去掉的，漆用淡黃色，著熱不暈，我從木器廠裏，招待所以房裏，和各朋友家裏看來，是一律的。諸位：休笑得我寫得太精緻，要研究黨衆文化的程度，這種地方倒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家是供應雜店，又去訪談了。原來各機關各公務員衣食用品凡是公家供給的，都經供應店供應，有分店，有總店。

街頭牆壁上貼着「一分擁軍公約」，是四言的三四十句話，都是講民衆對於軍人，和軍人對於民衆應該互助的工作。

一家婦女聯合會開的合作社，所售商品，都是公務員家庭製造的，吃的用的穿的，種類頗實不少。到處是新建築，我和葉秋去訪問，你們這屋是自己築的嗎？是，有沒有公家貸款給你們，或是補助你們？答沒有。看各家的建築，各式各樣，可以證明這確是他們自己的建築。

街頭一塊黑板，一邊粉書解放區名稱，又一邊粉書含有很豐富的衛生宣傳意義的一番故事，黑板的角上有個意見箱，什麼人都可以任意見書投入，如果他要向政府說話的時候。

三個人走了好多時候，街道是整潔的，階下有水道。卻沒有看到茶館。沒有看到一個遊手閒蕩的人，他們叫做二流子。男女都氣色紅潤，尤其是女子，特別秀碩。據說，當地人家吃小米，小米很能增加女子內分泌，可是我沒有研究過食物化學。

在街上絕對沒有看見過一個面帶慍容而頹唐的人。晚餐了，一大羣朋友圍坐著雜談，商定了從明日起的進行順序。